

小图书

馆丛书



刘 兴 诗 选 编

中国科学幻想小说选

7.4

少年儿童出版社

刘 兴 诗 选 编

中国科学幻想小说选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黄竹琴
插图：贝家骧
封面画：周鸣祥



• 小图书馆丛书 •
(全套 120 本)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7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R 10247 · 413
全套定价：148.50元



张开幻想的翅膀

我国的科学幻想小说，是从儿童文学这个特殊的摇篮里诞生成长起来的。

少年儿童富于幻想，有旺盛的求知欲，蓬勃的进取心，天生的冒险精神。大千世界在他们的眼睛里，既新奇神秘，又充满了强烈的诱惑力，鼓动着他们去认识研究，不断扩大新的知识领域。他们常常渴望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去打开周围的一扇扇未知天地的大门，为人类建立新的功勋。如果说他们的身心一半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另一半却深深沉浸在神奇的幻想天地中，这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少年儿童为什么特别喜欢阅读这种既孕有一定的科学原理，又富有浓厚的幻想色彩的文学作品，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和速度迅猛发展的崭新时代，科学已无孔不入地渗入了生活的每一个环节，现实生活时刻要求人们认识、解答和思索一些新的科学问题。结合我们的国情，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国人民已呼喊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的最强的心声，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不可阻遏的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这种形势下，怀着饱满的热情去描绘科学的未来蓝图，展望灿烂的明天，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周扬同志在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创作评奖授奖大会上指出：“儿童是有幻想的，是富于想象的。所以，要把幻想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科学幻想小说比过去的幻想小说更有意义，更适合我们时代的需要。”他把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联系起来，具有真知灼见。

列宁说过：“不仅诗人、艺术家需要幻想，在科学技术里也应该有幻想。”1920年的冬天，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他亲自过问了一个关于“到宇宙旅行”的科学幻想报告，指示有关方面，对包括著名的宇航事业先驱者之一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在内的科学家们给以支持。

优秀的科学幻想小说往往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一种动力。众所周知，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常常具有

精辟的科学预见性，曾给许多科学家以有益的启发。潜水艇发明者莱克在自传中所写的第一句话是：“儒勒·凡尔纳是我的一生事业的总指导。”无线电发明者马可尼和前述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等，都声称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启示和力量。齐奥尔科夫斯基甚至还提笔写了一本名叫《在地球之外》的科学幻想小说呢！

对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来说，好的科学幻想小说可以启迪思维，开拓眼界，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从小就激发起他们对科学的研究兴趣，培养为科学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有的作品还能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形象化地传播一定的科学知识。在科学文明日益昌盛的今天，一些作品还能从“科学”这个特殊的角度来帮助孩子们解剖人生，认识现实生活，给他们打开一扇观察世界的新窗口。

我国的科学幻想小说溯源于清末，萌芽于解放后，繁荣于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好的和较好的作品曾在不同的范围内获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衡量其得失，成绩无疑是主要的。在为数甚多的优秀作品中，为小读者编纂一本选集，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在这个集子里，我们编选的11篇科学幻想

小说，都是少年儿童喜爱的作品。由于篇幅的限制，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谅解。

选入这个集子的作品，大多儿童情趣浓厚，有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割掉鼻子的大象》幻想培养出形似大象的新品种猪；《布克的奇遇》幻想器官移植；《失去的记忆》设想出一种帮助人们恢复记忆的生物电流；《死刑》指出了大气污染的危害性；《鲨鱼侦察兵》描述使用鲨鱼和鲈鱼保卫海防的前景；《波》幻想出一种神奇的高能综合波防御系统；《绿姑娘》想象人们可能获得一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保持健康的绿色皮肤；《失踪的雪狮》设想使用细胞复制动物的技术；《土拨鼠的传奇》描述仿生学在宇宙航行中的应用；《机器理发店》设想电脑控制在服务性行业中的广泛应用；《蓝洞》叙述了对海底原始文化遗址的探索。在这些作品中，有的曾获奖或受到好评。

刘 兴 诗

1983年9月9日

目 录

割掉鼻子的大象 (1956)	迟叔昌	1
布克的奇遇 (1962)	萧建亨	21
失去的记忆 (1963)	童思正	41
死刑 (1979)	尤 异	64
鲨鱼侦察兵 (1979)	郑文光	72
波 (1979)	王晓达	124
绿姑娘 (1981)	缪 士	170
失踪的雪狮 (1982)	嵇 鸿	179
土拨鼠的传奇 (1982)	金 涛	191
机器理发店 (1983)	叶永烈	223
蓝洞 (1983)	刘兴诗	240



割掉鼻子的大象

迟叔昌

戈壁滩上的新城市

19××年8月23日，我为了采访大戈壁国营农场丰收的新闻，来到了戈壁滩上的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市的名字可特别，叫做“绿色的希望”。在五年前出版的地图上，还找不着这么个地名。可是现在，我已经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区的旅馆里。服务员提着我的手提箱，把我引进了一个不很大的，但是布置得很精致的房间里。

“同志，路上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吧！”服务员给我倒了一杯水，又把窗帘拉开了。

“不，一点也不累。飞机又快又舒服。午饭还在北京吃的哩，想不到太阳还没有落山，我已经来

到戈壁滩上了。”我走到窗子跟前，“你不忙招呼我，还是先把你们的城市给我介绍一下吧！”

“对了，我想起来了，您是北京来的记者同志。”服务员笑了笑说，“请看，前面就是中央广场。广场对面那座白色的大楼是市人民委员会。大剧院就在那一边，看见没有？就是那座淡黄色的大楼，还是去年国庆节落成的呢！那边是农林牧学院，就在那座小山上，一大堆房子。百货大楼，少年文化宫，工人俱乐部，新建的住宅，都在我们的旅馆后面。您出了大门，向右首拐个弯，就都可以看到了。”

我站在窗口向外望。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呀，简直跟花园一样！马路又宽阔又清静，两旁的白杨树给马路镶上了两条浓绿色的边。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个白石砌的花坛，美人蕉，大理菊，五颜六色，开得正热闹。向远处望，茂密的树林象一片绿色的海洋。一座又一座崭新的大楼，象海岛一样，浮在绿色的海洋上。这里不是戈壁滩吗？我在一本古老的地理书上看到，说这里黄沙连天，寸草不生。谁想得到今天的戈壁滩……

突然，一阵孩子的叫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

“看大象去呀！看大象去呀！”

从马路的那一头，涌过来一大群孩子。他们一边喊，一边跑。许多大人跟在他们后面。

“什么？大象？哪儿有大象？”我问。

“不知道。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大象。”服务员回答。

“可能是动物园新到了大象。”我说。

“不会。这儿什么都全了，就差个动物园。”服务员回答。

街上的人越来越拥挤了，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朝着一个方向跑，真象过节日游行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真想不透。

“我得去看看！”

我一边说，一边跑出了房门。

割掉鼻子的大象

我挤到了人群里，拉住了一个红领巾问：

“上哪儿去呀，小朋友？”

“车站去！车站到了一大队大象哩！”

“大象？哪儿来的？”

“不知道。”他一边走，一边回答。

“来干什么？”

他不回答我，却指着前面叫：

“看哪，看哪，那不是来了吗！”

前面的人让开路来，大家都退到人行道上。可不是吗，十几只大象排成一队，在慢吞吞地走过来。

“都是一色的大白象呀！”一个孩子叫了出来。

是呀，这种白里透红的大象，连我这个当记者的也没看见过哩。北京动物园里的大象都是灰色的。看呀，它们慢慢地越走越近了，又粗又短的脚步，“咚咚咚”地踏在水泥路面上，两只大耳朵一扇一扇，还发出“呼噜呼噜”的鼻息。胆小的孩子都把身子紧紧靠在大人身上。

“呀，奇怪！”站在我跟前的一个小女孩突然惊讶地叫起来，“这些大象怎么没有长鼻子呢？”

经她这么一提，我也奇怪起来了。这群大象的鼻子都象割掉了一样，只看见两个黑洞洞的朝天鼻孔。还有奇怪的呢！……我不禁也叫了出来：

“噢！这些大象的大象牙到哪儿去了呢？”

“一定是亚洲母象。”旁边的一个男孩子说，“动物书上讲得很清楚，亚洲母象是没有大象牙的。”

“不，”小女孩说，“我想它们可能是演马戏的。为了怕发生意外，所以把长鼻子和大象牙都锯掉了！”

“谁说是演马戏的！”

大家回头一看，说话的原来是骑在最后一头大象上的一个青年。他挥了挥鞭子，又说：

“它们是国营农场的。”

“国营农场的？农场养大象干嘛？”一个抱小孩的女人问。

“一定是耕地用的。”一个老公公说，“古书上就说过，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用大象耕地。”

“国营农场有的是拖拉机，还用得着大象？”小女孩说。

疑问一个接着一个。割掉鼻子的大象队伍慢慢地走过去了，我带着一连串疑问，回到旅馆里。

一封请帖

走到房门口，服务员同志递给我一封信：

“同志，您的信。”

我坐下来，把信封拆开，里边是一张请帖：



悦森同志：

知道你要到我们的农场来采访，我非常欢迎。明天早上，我准备了一个奇迹来招待你。

李文建 8月23日

李文建！真没有想到，他原来在这儿。自从中学毕业分了手以后，我跟他就没有见过面。他是多么有趣的一个人呀。在初中时代，我们俩都喜欢数学，喜欢物理学，都参加了少年宫的“巧手小组”。那时候，我们俩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幻想。有些幻想是实现了，凭我们自己的两只手。举例来说吧，我们各人做了一对只有手表大的半导体收音机。冬天把它安在猫皮耳罩上，带着倒是挺舒服，不但能听广播，还管预防耳朵生冻疮。也有些幻想落了空。有一回我们想：为什么不能给双轮双铧犁安一个马达呢？我们就动手做了一个不太小的模型，也能走，可是犁头一插进泥里，轮子就只会打空转，再也走不动了。

后来我们快高中毕业了，我问他：

“李文建，你考上了大学念哪一科？”

“畜牧！”他好象早考虑停当了。

“畜牧？”我挺奇怪，“你不是最喜欢数学和物理学吗？”

“畜牧就用不着数学和物理学吗！那么你呢？”他反问我一句。

“进新闻系！”我其实也早就考虑停当了。

“新闻系？好，将来当记者，当编辑。可是对你来说，数学和物理学可真用不着了！”李文建很惋惜地说。

“我才不这么想哩！看看报纸上吧，数目字和物理学名词不是越来越多了？”这是我的回答。

后来我们就分别了，从没有见过面。这一段有趣的对话，至今还在我的耳朵边上。我的话，我在自己的工作里边得到了证实，尤其在采访工业新闻的时候，数学和物理学的基本知识的确帮了我不少忙。可是搞畜牧到底用不用得着数学和物理学呢？这回见了面，我得好好地问他一问。还有哩，方才看到的大象不就是国营农场的吗？我倒要代那些可怜的大象质问这位聪明的畜牧专家：为什么要把它们自己最爱惜的鼻子连同大象牙一起取掉了？我知道他的脾气，这个古怪的主意一定是他出的。

指 象 为 猪

“北京人”牌子的无轮汽车把我送到大戈壁国营农场畜牧科的办公室门前。

办公室的玻璃门推开来了，走出来的正是李文建。他张开了两只臂膀说：

“欢迎，欢迎，记者同志，我的老同学！”

来不及让我说话，李文建就把我紧紧地拥抱住了。他仍旧是那个老样子，热情，爽朗。

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也不知道是太高兴了呢，还是他抱得太紧了。好一会儿，我才挣脱了他的手臂，说：

“真想不到……”

“哈哈，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哩！想不到戈壁滩上的早晨，空气会这样清新。想不到所谓黄沙连天的戈壁滩，会到处是一片希望的绿色。更想不到在这充满了奇迹的戈壁滩上，今天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迹！”

“什么奇迹？”我记起了他给我的请帖：

“我们的相遇不就是奇迹吗？哈哈！我到这儿